





準議事憲法 詔書言事書

大正十一年四月  
贈

右臣

詭議事憲法之詔書曰開大會議以輿論公議  
定律法開上下悅和民情暢達之路期望今天下萬  
民各安其業以有擔任國家之重之義務臣伏詭再  
四不覺涕泗之交頤何則明君馭世千載一時今  
陛下天縱英武膺此大機會憂國愛民如此之深勤  
政求治如此之切所謂智出於万物而謀匹夫威加  
於四海而屈至愚者天下臣民誰不興起思所以報  
效豈獨愚臣感激不能自己乎臣竊謂  
陛下之發詔開此會議豈獨為律法之事哉固將廣



通萬民之情，洽求天下之利害也。而天下臣民亦各有擔任國家之重之義務，則凡其所憂乎心而不安乎意者，誠宜奏進建論，以備採摭之万一。然口議腹非，緘默不敢以聞，臣乃有罪也。臣愚無識於天下之大計，方今之形勢，竊自有憂苦焦心，日夕不安寢食，而未肯以告于人者。而今伏遇清明未言之切，自忘迂愚之言，仰以污 聖聽。語曰：狂夫之言，聖主擇焉。伏願 陛下幸採擇焉。恭惟皇天眷祐王室，勃興天皇陛下以不世出之英明，膺此隆運，總攬乾綱，宵旰勤政，而群賢輩出，際會風雲，明良遭遇，改紀大政。

內撫萬民，外接萬國，實可謂千載一時之大機會矣。其勢誠宜令行禁止，政成制立，天下富強，國威振張也。然而今時勢洶洶，人心離渙，英豪立黨，相煽小民，危疑相背，殆如將自大變動者，噫！是何事哉！今非有飢饉疾疫流亡之災，非有干戈騷擾人民流離之憂，蚩聚斂或多端而未至甚，破民產雖官吏或有私而未至甚，撓法律然而人鳴不平，戶有異論，洶洶擾擾，未知所定矣。嗚呼！王政一新，七年于今矣。明良宵旰，勤勞如此之久，而政未全立，令未全定，國力未富，而兵威未振，其勢如未足，以與萬國相共交馳併驅者。



是臣之所以私自憂苦焦心日久不安寢食而未肯以告于人者也。臣竊考之于古今，徵之于當世，深思其所以然之由，其或得無非因緩急之間，不得其宜，前後之次，或失其序之故。古今改革之際，其成否得失之跡，皆無不由之也。昔者大化中興，天地剖判，已未之所未有，當時人心蓋亦以愕畏而危懼焉。然其政成化洽，而天下終不動搖者，無他，以其緩急得宜，前後有序耳。建武恢復，其跡甚盛，而徇不回踵者，豈非由其反之哉。夫改革之際，人心慣旧，習愕新奇，動易生危疑，而剔宿弊，決壅滯，事不得急切，得失利害。

撥在乎幾微，變通措置最爲要切。苟有一措置之失，當則無事之不敗，無令之不礙，紛紛擾擾，不可收拾，豈可不惧乎。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孟子曰：其進疾者，其退速。方今之事，得無有近似于是者乎。不然，則明良宵旰七年之久而，其效茫茫如是耶。夫事有先後，勢有緩急，能爲之者，必審其事，因其勢以施張之。書曰：欲升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迩，其宜先也。而後之宜緩也，而急之顛倒如此，以欲事之舉艱矣。孔子曰：未信而使民，則以爲厲己，惟以爲厲己，是以如是其絃紛也。然則一新之政，是戾理。



而違時歟。曰否。不然。方今受數百年之宿弊。丁一大機會之改革。固不得不痛切變通之。故一新之政。是亦時措之宜。而勢之不可以已者也。獨恨其緩急前後之或不得其序而已。昔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蘓軾嘗論當時之事。曰。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必敗。慎重者始如怯。終必勇。輕發者始如勇。終必怯。臣妄竊以爲方今之事。其所以紛紜至于此者。其弊只在所謂輕輕進步而已。兵蘓軾所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從其後。而韃

之者。豈可不戒哉。近年風俗壞圯。輕薄躁進。諂時者動則曰。是文明也。是開化也。而其固陋者。則曰。我誠樸也。我儉質也。彼此相閱。紛然魚決。噫。吁。文明者。豈世之所謂者哉。開化者。豈亦世之所謂者哉。而所謂誠樸儉質者。豈真誠樸儉質者哉。是皆藉其名以掩其私者。要之。唯是輕躁耳。頑愚耳。而真之文明開化者。必不在此矣。固陋之徒。又曰。進步是誤國之事。余謂不然。立國苟不達智識。盡心力。以加進步之功。則頽然自圯。不能自立。進步即開物成務之謂。人世不可無者矣。惟獨不可輕輕躁進。一蹉一跌。自貽其



悔也耳。苟在上之人，誠能審時勢，徵人情，深謀遠慮，考緩急先後之序，得變通措置之宜，唯實效之幸，之務而無有一點貪功利之心，則人情帖然，政成制立，天下富強，國威振張，猶何難之有。是臣之所以深惜于輕輕進步之跡，而妄有所憂苦焦心，不安寢食者也。伏願 聖明察之，思之，臣不堪幸甚。抑臣又有欲言者， 聖明若以臣言爲有可採，耶。臣乞言方今宜急宜先者十事：一曰明國體以正名義，二曰敬神祇以明國典，三曰任賢才以重廟堂，四曰正學術以育人材，五曰謹好尚以敦風俗，六曰檢理財以殖國用，七

曰寬聚斂以結人心，八曰嚴兵備以強國力，九曰謹号令以示民信，十曰立風憲以肅紀綱。何謂明國體以正名義，恭惟天祖以明德御高天原，立極開基，寓靈於天日，托道於三器，列聖神宗，綿綿繼承，率由匪解，大義照明，礼分秩然，天子之尊，日嗣之祚，万世一系，與天祖授國之大詔相符，與天壤共魚，窮與日月同其光華，而神明之所開，國土靈淑，風俗淳正，凡物皆麗于道，而無有僻陋者，是神州之國體，所以超然卓越于萬國也。万國之爲體，大抵尚功貴力，以利爲義，篡奪是事，惟勢之見者，豈可與赫赫神明之國同。



年而語哉。然也有治亂時有迂隆中也。己未皇綱紐  
解大政不振者數百年矣。今天運循環逢此際會而  
又屬萬國交際。泉視狼顧。竟雄爭長。各欲逞其志之  
秋。豈可不益明立國之大體。正名義。秩禮分。以定人  
心之方向。外以絕萬國之覬覦。矣哉。夫謙讓挹摶主  
之德也。尊崇敬重。臣之義也。今陛下已盡君德。而  
群臣未能盡臣義。臣實痛之。夫水將茂則枝幹榮。國  
將興則旗支盛。萬世皇統天漠之所分。其麗固應不  
億。而今見寶鑑之所載。僅僅如此也。臣願凡皇族不  
論親疎。一切殊其禮遇。厚其教養。擇其賢才。立之於

政府。任之寮省。或用于鎮營。任之於府縣。以長其  
才。以益藩屏。王室共是方今之急務也。如詔書元用  
大書朱摺。稍殊其體。然已非其宜矣。近來只用通常  
摺紙。貼之于路側榜場。其側污穢不除。雨打風摧。終  
委泥土。為所蹂躪。與戶長揭示無別異。其非所以尊  
崇朝廷也。臣願頒詔書。則官召其被管之吏。特頒之。  
省察府縣。皆準之。又別擇高敞之地。築象魏。以揭示  
之。使人民有所瞻仰也。如萬國交際。是勢之不可以  
己者。然特不能無所恨也。凡事已重而人輕。則聽于  
己。彼重而此輕。則聽于彼。聽于己。則權在己。聽于彼。



則權在彼、交際之上、不可不最用意也。輕重之權、內  
外之辨、非請之至明、則臣恐有意外之患。儼然忽至  
者也。何謂敬神祇以明國典？臣謹案大化之紀曰：制  
曰：當遵上古聖王之跡以治天下。左大臣石川麻呂  
奏曰：先鎮祭神祇、然後議政事。寶龜之詔曰：祭祀神  
祇、國之大典。若不敬戒、何以致福。恭惟吾皇國神  
明之所基、天祖創業、皇孫業統、陛下業繼、皇祚  
親以天祖之遺體奉事、天祖在天之神、一隨天  
祖授鏡之詔、而群臣亦以神明之裔、各秉其祖先敬  
天神事。明廷則敬神之義、豈得已乎？是所以祭政一

致治教不岐、敬神之義、為立國之大典也。一新之初、  
興神祇官、立之太政官之上、以奉千載之廢典。天下  
竦然、再仰立國之大典、而官廢為省、頡之于政府、未久  
神祇之名廢、為教部掌神官僧侶之事、神皇之大道  
與佛氏諸宗旨混淆相屬焉。而祭祀之大典、分屬之  
於式部寮。然則式部唯為掌其式、而教部非為敬崇  
神祇而設也。臣竊見陛下固敬崇神祇、奉祭式、秩  
祀典、於其實、無不修奉之。然天下之人、固不足以知  
聖旨之所、在唯見官廢為省、省又廢為寮、神祇之名  
無所見、而神官僧侶比肩聯袂、同從職事、其勢固不



能不生疑也。臣願再興神祇官，以總神祇之事。一如古制，置僧侶司隸內務省，以掌僧尼之事。其如教義之事，再立宣教使以管之。臣伏讀置宣教使之詔書曰：朕恭惟天神天祖，立極垂統，列皇相承，祭政惟一，治教明于上，風俗美於下。今百度惟新，宜明教化，以宣明惟神之道也。臣竊謂是方今之急務，而大詔如此，教化之宣布，可企足而俟也。未幾中廢已而教部立，教院開，三余之憲以定矣。三余之憲，是經國之大典，其義至矣也。然今日之所為，則混淆衆教，割儒剝佛，以創立新奇之說，以赫赫神明之大道，更為

一宗旨也。今邪教之禁令廢，外教炎炎，日煽月熾。議者謂外教如此，不可不固結人心以拒之也。是固然矣。然欲防疾疢，則先養其元氣。欲拒外邪，則先正其內教。欲正內教，則宜明立國之大典矣。今則元氣未得養，內教未全正，人心張張，無所主。外教乘其間，以逞其毒，則患害益甚矣。臣願復立宣教使，益宜惟神之道，明立國之大典，內以定人心，外以拒外教也。如僧侶，則宜使各奉其宗義，勸善懲惡，以助治化也。何謂任賢才以重廟堂，夫賢才之於邦國，其猶舟楫之大川，材木之於室屋欤？用之則濟，不用之則敗。况創



十月廿二日  
大議論參議  
五人評職西  
卿副寫後藤  
叔垣江藤

業中興之主其資於賢才為最多其相知也深其相  
任也至君臣之間有水魚之情故能開創業之基立  
中興之業今陛下收千載之廢權以立未曾有之  
偉業固垂因天皇眷祐天縱英武之故然其資於一  
時賢才之力實多矣故陛下報其功酬其德立于  
之政府之上任之於柱石之職其恩可謂至矣群賢  
亦已立此志已受此任膺仕顯要補佐大政宜以身  
任其責成敗利鈍以之終始今陛下用之已至而群  
賢自任其責如有未至者臣實痛之乃至有去年十  
月之事是甚非清時之矣事也諸賢之所論皆是天

至今春果有  
岩倉公之變  
百江藤島士  
之難

下安危之大計臣固不足以知之然其紛拏之跡爭  
鬪之蔽布于天下而其徒分黨立朋紛然無能決其  
所以損國體容外侮豈鮮少哉孔子曰大臣不和而  
小民不寧忠敬不且也陸賈曰相將和則士豫附刘  
向曰眾賢和於朝則万物和於野由是視之今日之  
事其得無坐于此乎諸賢有一論不如志則辭職以  
去奉身求退夫謀人之軍而敗則死之謀人之社稷  
而敗則殉之諸賢已立此志盡忠竭力以立此盛業  
誠宜以身任其責成敗利鈍以之終始然今高蹈退  
避如此則天下之安危誰又擔當之者其謀身則好

五氏已詳職  
其後亦戶氏  
罷勝氏伊藤  
氏奉出慶文



矣。獨如天下。何況今民怨于內。兵交于外。國計窮困。兵備未全。實危急累卵之秋哉。臣願陛下殊下大詔。召集退職大臣。及天下有名之人。大議其可否得失。選其善者用之。盡委任之道。立責成之方。以竭其力。立其策。然猶無所效。則徐議其罪。上告祖宗在天之靈。與天下共弃之。夫猛虎在山。則隱然人望而畏之。賢才在國。則朝則朝重。在野則野重。其所重而天下之推歸焉。今陛下已與其進。而又與其去。無有以督責之。詩曰。無覓斯人。四方其則之。惟陛下察之。何謂正學術。以育賢才。臣嘗見闕學之

令曰。人之所以立其身。治其產。昌其業。以遂其生者。無他。由修身開智長才藝也。而修身開智長才藝。非學則不能。是以有學校之設也。乃大開學校。大小相接。遠近相聯。遐陬僻壤。無不有學。鰥丁樵夫之兒。無不學者。所謂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者。於是乎見焉。嗚呼。亦可謂盛矣。然而臣猶窮不能無所憾焉。在昔之立學。所以明倫理。育賢才也。因天賦之秉彝。以立教養之方法。使人人得養于仁義禮智之性。學孝弟忠信之誼。以講明此道。而知其所以然。與所當然矣。以之修己。以之治人。為臣則忠。為子則孝。



當事則誠見義則敢為而於天下之務邦國之事無用之所不可也是先王之所以立學而學之所以不可廢於天下也及至後世學制不立教方不備如今時其養材之事則至矣而其明倫理育賢俊之意則似大非聖賢立學之本意也自往年廢大學漢學大衰正道久不講及其後再開則不復立皇漢之學而一摸倣洋制也西洋之學臣未能學之然即其書以考之有以知其概畧夫西洋之為國皆奉邪教邪教者滅裂天理破壞人道無復有倫理綱常之義而西人皆奉以為至道故其學校所教則藝術手段能耳

宜矣方今學制無綱常倫之教也夫皇漢之為國風氣之所齊人心之所同其道亦同而無別異至西洋之事則其相及冰炭薰蕕不可同年而語也西人云天主造天地宰万物我用之則廢祖宗也西人云君父為假天主為真我用之則滅倫理廢綱常也西人云天主憲法為真時君憲法為假我用之則朝廷所以御也治民之大權廢矣豈可不畏哉漢學以道為本而事亦立焉今道不明而事不立矣洋學以用為主而體亦寓矣今用立而體亦立矣是以有此盛衰也然是豈漢學之罪乎任道義之責者無其人而官



之所以存之者太恭耳。然苟欲明天理立人紀扶植網常以立治安之基。遺此道其何以為哉。聞近年洋人講究此道曰：天下之正道，其在乎此矣。其進于道，可以見焉。豈可不愧乎。然今上之所崇尚，勸督下之所奔趨，竟赴，盡在乎洋學，輕薄躁進之徒，不知神州之大體，逐也利投時好，遊議橫議，動則曰：大道可廢也。邪教可弘也。又曰：朝廷可廢也。共和可效也。聞其言大則可誅，小則可刑，而覷然面目，揚揚驕人，其徒風靡雷同，喋喋以為正論。今天下無事，朝廷清明，而其說如此，是皆為洋人之地者，而決非正士矣。若

十年之後，老者已死，壯者已老，今日所教養者，過當事，不幸天下有變，則為倒戈投戟，唯利之趨也。其節，矧立義之士，必少矣。豈可不預思乎。臣願更下詔，看詳學制，立皇漢之學，以明倫理，植綱常，明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辨內外上下之分，砥勵廉耻，節義之風。又資洋學之所長，教以藝術技能，以立厚生利用之政，以導閭閻成務之方，則道與事併立，躰與用同全，而賢戈戢戢，而出矣。何謂謹好尚，以敦風俗。臣曾誦書至成王之命君陳，未曾不歎。周家用心之深也。曰：汝惟風下民，惟草惟民，性厚，因物有遷，違上所令，從厥



所好汝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天猷夫民  
性本敦厚誘於習俗變遷為輕薄能敬常典明倫理  
以身率之則莫不遷善以改過變惡以為美頑廉懦  
立以升進于大道之中也傳曰上之所為下之歸也  
嗚乎為人上者可不思乎伏惟 陛下仁明深憂恤  
下民解倒懸弛束縛附以自由自主之大權使方民  
奮發蹈勵各有所開達 聖恩至渥也而承奉者未  
能宣布上意而下民不知 聖旨之所在祇自解弛  
放縱渙然散漫為不可收拾之勢夫所謂自主自由  
者謂人人自達其性開明智識大之以參天地贊造

化小之名尽其戈力能有所阜立而不為習俗所誘  
耳豈今之所謂者耶今之所謂者放縱無檢束也解弛  
無操守也遊蕩驕逸不事事也故有權者驕慢有勢  
者凌轢富者僭奢豪者放縱智者狡黠欺人才者詐  
偽自喜如其驕奢之事尤可厭惡僅為官吏即修文  
房已畜妾妓銀卵帶腰金鎖茁胸暗夜乞憐白昼驕  
人諸生少誦譯書稍習蠡文絹綺纏身長套曳地好  
為婀娜之姿只吐荒誕之說上下弛然無誠實儉樸之  
風無廉恥節義之操貧賤三行輕薄之態無所不到也  
彼自主自由之說出於西洋其所以鼓舞人民以擅



富強之力者也。若使如今時之所為，豈得能立其國哉。臣竊謂方今之勢如是者，下未至開化之域，而上自施文明之政，民未解自主之旨，而官先許權利之專，故其實未立，而其先見凡民之情，不從上之所令，而從其所好。古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上之所好，下有甚焉，豈可不思哉。夫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盛衰在風俗。輕薄僭姿如此，他日之禍可知矣。臣願陛下下大詔，重忠孝，以本輕薄，尚誠樸，以懲貪殘，勵節義，以斥便佞，砥廉恥，以除油滑，以厚風俗，以培國本矣。何謂檢理財以殖

國用，夫國之所以安危存亡者財也。故古之聖賢最重理財之政，量入以為出，立經制，制國用，使儲蓄有餘，而天下無有所動搖。故仁德之言曰：天之立君，為民也。民富則朕富，民貧則朕貧，大哉皇言，是可以為萬世之法矣。而其及之者，費用無節，量出以為入，聚歛紛真，亂亡隨之。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豈可不戒哉。或謂今世事體不與古昔同，不可以古制論。臣謂不然，今摸效洋制，而其實未然，故固不可以古制論。古制論也，是則萬世之法也。方今承德川氏衰殘之後，戰爭之餘，改革之際，科目百出，費用不貲，而天下



之負債皆集于大藏。臣竊憂之。曰：此政而不立，則天下之事未可如何也。已而去年見大藏太輔井上氏上書論國計不立，曰：噫嘻！果如我所憂也。今聖上憂勤賢良翼贊而國計寤困乃如此，則英算無所施，偉略無所伸，而中興之業終不可建也。日夜焦思，不安寢食，已而又見參議大隈氏書曰：精算竅查更得二百萬圓之羨餘，恍然而大喜曰：苟如此，則天下之事猶可為也。已而又自疑，終不能解。二氏皆一時英傑，稱有心計，而同掌國計，其所論不可有如此差異也。本朝租調元用米石，米價貴賤大生，庭廷今天隈

氏所算以本年歲入，豫立概算，諸稅科目，收納金圓，無不登錄，是皆在于民者，其結納未可。豫測而如其歲出科目，皆是勢不可已者也。償金未償，國債未消，而計算所餘僅得二百萬圓而已，而非常之費，凶荒之備，則不預于此也。今夫中人百金之家，衣食之所費，營結之所須，終歲僅餘三四金，而逋租負債如山，其有事輒乞假以濟之，則積年之所負不能償之，非以家殉之，則不已矣。今天下之事，何以異于此？以四千八百萬圓之國計，僅得二百十四萬圓之餘，則是二十餘分之一，而不足以供一月之用矣。夫國無六



金銀闌出自  
慶安戊子至  
宣永戊子凡  
六十年間金  
二百三十九  
萬七千六百  
兩余

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今則無一月  
之畜又謂之何乎一日有事則不免內絞膏血外借  
外國以濟之內則人怨民窮外則負債益嵩其所屈  
實可寒心矣而今真金闌出官之所恃獨楮幣耳揚  
萬里有言曰錢積而不流至百姓三軍之用則破楮  
券示一旦緩急破楮券可用乎今日之事亦如是然  
積而不流者猶可也今則闌出而不處也昔源君美  
曾憂之具論其害君美之時所貿易只阿蘭一國且  
其權在稅而弊害已如此今日天下之精既消矣臣  
竊謂方今理財之方已盡矣講利之術已至矣正租

金三十七萬  
四千二百三  
十九貫目自  
寬文癸卯至  
宣永丁亥凡  
四十年間銅  
凡一億一萬  
一千四百四  
十九萬八千  
七百斤是皆  
長崎所出而  
其他不與于  
此

雜稅之入亦已厚矣若猶講求遺利而無休則天下  
之事不可知耳苟無有振刷整齊以治其源則臣實  
不知所稅駕矣然則為之如何曰謹興造也汰冗費  
也定祿制也減官給也畜米穀也禁奢侈也省輸入  
也方今興造固急務有不可已者然其間有急有緩  
有不可無者有可得無者宜詳其緩急以與之乃如  
沿海鐵路所所鍊尾館是皆緩而可得無者也如此  
類宜少停以待其時也如冗費其窠最多而冗吏為  
最冗吏已費月金又妄興事役以要己功不厭官費  
宜先汰之也其他無用之費不急之事勉而去之一



事除則一利興。一冗去則一財殖。天下固不堪其多矣。立縣已來。天下貫屬。皆仰給于大藏。而無事役也。而祿制不一。諸縣大有延遲。今宜改定祿制。萃族自三万石至千石。差為九等。士族自五百石至十五石。亦差為九等。天下一般。平均其祿。以役使其人。如其祿稅則去之。今國計窮蹙。官吏月給為過多。昔者官高則存其事體。今則否。其費不多。况國家危急。官束豈可論其給耶。苟足以自給。則可也。宜十等已上。以差損減。更立定則。以助國計也。如其給稅為無謂。宜除去之。夫白玉千箱。不可以救飢。菽藿之政。豈得已。

乎。今世之所貴。在於金錢。而米穀之權。一附之於奸商。而無經年之蓄。家無旬月之積。一旦凶荒。不知何以救之。議者云。東海飢則糴於西海。北陸饑則糴於南海。神州飢則糴於海外。吁。何言之誕。今遇凶荒。欲糴于外。金貨何所得之。且舟車之所運。人力之所輸。動歷日月。米價如珠。小民何賴。則其饑殍流亡。不可救矣。是所謂傾江河之水。以援輟鮒者。幾何不上枯魚之肆乎。近年豐登。皇天所祐。然年不可以常豐。凶歉之至。可豫知也。臣願殊勅府縣。各量人民。畜米穀。以備凶荒。不使晷晷赤子。為饑殍之鬼。奢侈之害于



明治辛未一  
月至六月輸  
入於輸出者  
三百九十四  
萬五千九百  
三十四兩〇  
此年凡八百  
一萬兩申七  
百萬兩其他

國也尚矣。議者或云：人民自為奢侈，何損于官？是大不然。奢侈則風俗偷薄，人民困窮，逋租欠稅之弊以生矣。竊盜穿偷之惡以起矣。奢侈何曾不損于官哉？今奢侈已可謂極矣，不可不痛禁之也。禁之莫若尚儉樸，尚儉樸莫若自上率之。自上率之，則下民風靡而化之。凡貿易之道，輸出多則利，輸入多則損。神州輸出頗有其品，而製物未多，故輸出動減於輸入，而其所入則是多奇技淫巧，導侈教奢之具也。今宜更立制限，輸入不得過輸出之半，而益殖產物之方，講製造之術，則貿易之利始益於國矣。夫真造已謹，冗

教師雇金國  
債利金凡不  
下二百萬金  
一年所出大  
凡千萬兩

費已汰，祿制已定，官給已減，米穀已畜，奢侈已禁，輸入已省，上下同心戮力，為圍城防敵，同每遇風之思，量入以為出，省費用，立經制，則國計可舉也。負債可除也。其然則何事之不可為也耶？何謂寬聚斂以結人心？臣聞之於陸贄之言曰：民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柢歷拔矣。故古先聖王損上而益下，節用而愛人，以培養國本矣。傳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豈可不思乎？臣竊見方今科歛繁，與稅及百物，民費多端，立容皆課，其心傷而其本將凋瘁。臣實危之，議者曰：方今國



計窮蹙固不得不然。是亦勢之不可以己者。何害于國。臣謂下之尽力納財以事其上。固其義務。然上下未親。民心未安。誠欲使之尽其義務。則支離渙漫。其勢不行。易曰。悅以先民。民忘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苟得其歡心以使之死。且不辭。何有於財乎。今則不然。每興一事。官曰。將保護汝也。民曰。官之細利也。官曰。是汝義務也。民曰。是官之擅威力也。兩情阻隔。誠意不通。官忿疾於其頑。而民已不堪其弊矣。神州收租之法已立。而稅則未定。今立之。亦時之宜。而不可己者。獨恨其施之太急。而逆其勢而已。而官唯知收

稅額而不復其事。苟納稅則無事。之不許。是則與民為市也。上下交征利也。其納高稅者。多是誨淫導奢之事。害風破俗。是為甚焉。而官輒許之。是所謂作窳於國中者。民何不相昏陷溺。夫禁奢侈。抑驕傲。事如束縛。而其與保護也。其許之而不問者。其事如寬。而其實驅而陷之也。人民困窮。風俗輕薄。其弊害。官乃受之。古人有言曰。與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盜臣之害于國也。大矣。而聚斂之禍。則過之。何則。盜臣之為害。禍止於其府庫。而聚斂之臣。則培克誅求。為上收怨。人散民窮。其禍不可救也。伏惟陛下聰明英武。



有恭謙之德。有愛民之仁。而講利之臣。不能宣布聖德。卻科歛百端。為此紛紜。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稅。求利太廣。用法太密。民窮人怨。而其禍不測。臣實痛之。或曰。今國計不足。若寬科歛之法。何以濟之。臣謂不然。苟不立經常之法。定簡易之則。以節用度。而愛民力。而妄興科歛。求遺利以濟之。臣竊恐所得不。豈以償其所失。何謂嚴兵備以強國威。夫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所決。興廢之所由。不可不慎也。臣伏說徵兵令之詔書。曰。基於本邦古來之制。斟酌海外各國之或設全國募兵之法。以立國家保護之基。又說告諭

見規則仰贊陛下神算之英偉。深歎其因時制宜。措置適勢也。一新己未改制。葉令不一。而且其間卓然得宜者。固為不少矣。而臣以兵制為最也。誠能不悔不悞。運用措置。加以漸磨之功。可以全兵備矣。可以振國威矣。其如鎮塞之制。分營之置。大小相聯。遠近相維。於平日鎮壓之方。固有餘力。可謂明時之良制矣。然後備之兵。全國編制之式。猶未立。一旦有事。未足以固內威外。故壯兵之法。已廢。而今日又俄有召募之策。是無他。為兵力未全耳。方今萬國勤富強之術。鍊兵治軍。各欲逞無厭之求。今奪其兵備。以言



之如瑞士人口二百二十萬而有二十萬之兵和  
蘭人口三百七十萬而有兵八萬軍艦百二十艘  
瑞典人口三百八十萬而有兵十六萬軍二百餘  
雙其他如佛如普如澳人口夫神州相伯仲而兵則  
七八十萬之多而軍艦稱之日鍊月操無冗兵無怯  
懦其實可謂強矣神州人口三千五百萬可謂繁  
庶而兵則僅三萬餘而海軍且未全矣是則僅居千  
分之一而已若賦兵之制能立而全國壯丁各供於  
兵役則可也而今未能然形孤勢微挾於強國跳梁  
竟雄爭長之間北有魯西之覬覦西有朝鮮之驕傲

兵交於台灣而支那又將窺其間西洋諸國陰持弛  
張之權欲坐收鷸蚌之利是實存亡危急之所決豈  
可不益簡鍊兵備完繕器械以強國力乎或曰兵貴  
精而不貴多今兵制畧立簡鍊月加不須別加兵額  
臣謂不然兵之貴精也尚矣雖然兵浮於民則國弊  
少於民則國弱其數固不可不應於國勢也今考萬  
國之兵兵無少於神州者夫精而精不若多而精  
寡而練不若衆而鍊神州兵負太少矣不可不增  
云也或曰然獨如國計不經何臣謂國計窮蹙俄募  
數萬兵勢不可為也今不費官金可以得大兵則何



不可之有一新己未天下貫屬皆仰給于大藏而無  
役務也是官養無用之人而士亦無事而食于上也  
官之不役使之其意定有在焉固非臣所知然己養  
之而不役之則不可也天下貫屬無虜四十万户千  
戶抽身材堪兵役者可得二百人則是四十万户得  
八万人也大抵一縣置千人即其中抽兵官別差佐尉  
以轄之平時無官給時時簡練則給勞賜兵械別藏  
府縣庫待符發之凡有征行官下符於府縣及軍官  
勘合發之征行規律一同鎮兵事平則復旧籍是官  
之所費無幾而一旦得勝兵八万也且貫屬亦方向

自定奮勵赴事功無聚嘯動搖之患也且夫險之不  
可已也尚矣易曰地險山川兵陵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非兵無以威敵非險無以固守險之用豈可廢哉  
方今天下城壘久不修其間有猶全者亦製筑殊且  
今已不可用則有猶無也京城及其他名城可以時  
修造焉或曰王者以德為守其守在四夷何以城郭  
為臣謂不然今方萬國高城深池內為不可攻之形  
以外施攻取之策我何獨可為之後乎或又曰今交  
際方親而內為固守之策是自開隙也臣謂修其固  
有之物彼何得論之假令論之亦不足慮也如東京



其地瀕海。萬國之所湊。而城郭不全。守備寡單。其啓  
狡虜之心。不為少矣。一旦有事實。可寒心。守備之事  
豈可廢哉。或又曰。是囊瓦筑郢之策。何且用哉。及是  
納侮而已。臣謂示怯固不可。恃虛最不可。兵志曰。無  
恃敵之不來。恃我以有待。今我無待。而其所恃。獨交  
和耳。公法耳。強敵之逞跋扈。豈得恃之乎。若恃之而  
不設備。幾許不誤國事也。宋范沖淹請筑都城。呂夬  
簡曰。虜畏壯侮怯。是長虜勢也。乃筑大名。夬簡之計  
固偉。立以伐彼謀。然用之契丹。則可用之。于當時。則  
不可。何則。今時之事。不可以虛聲嚇也。然則仲淹之

議。豈可廢乎。當時議者。笑而不用。及靖康之變。虜騎  
長驅。都城不守。二帝北遷。為千古之笑。豈可不戒乎。  
臣去年初赴輦下。觀文明之光。杵望皇城。時火災之  
餘。氣象慘悽。誓艱離宮之下。暗然泣下。去至城北方  
見宮。英國使館。其地高敞。結構雄壯。慨然不能自己  
也。恭惟陛下。恭謙仁恕。下詔不許造筑。以勞人民。  
聖德至仁。天下臣民。誰不感泣。然如都城。則萬國之  
所輻輳。億兆之所瞻仰。豈不可以己者也。臣夙發詔  
大議。其製作之法。採適時之宜。造筑皇城。其門闕。墨  
壁。尤要完堅。其他極存質樸。堅窄。莊左。可以莊國容。



兵可以固守禦矣。其他如鎮營以時修之也。夫兵備完而國威振矣。城郭固而民心安矣。是方今之急務也。何謂謹号令以示信民。臣聞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世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不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夫号令者人君之所恃以肇動天下鼓舞萬民者也。故必重慎詳定。不為妄發而輕改。使吏有所奉而民知所守。今則号令頻繁布告如兩朝令而久改。夕定而朝變。前者未全布而後者已宣達。上下俵俵不知所守。胥吏因緣私為奸慝。故其法雖美而不行。其令虽善而不信。上下阻隔弊害為

大或曰。今日新開化固不得不然。見善而改。見義而為。何不可之有。臣謂施之於開化之俗。不知其如何施之於方今之時。未見其可也。今民心無主。方向未定。而官自為開明之政。政令民心背馳而不相合。民見新令則茫然不免。瞠若於其後。故其名其美。而其實未然而其令已整。而其實未立。号令何可不謹重乎。易曰。渙汗其大号。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及以公滅私。民其允懷。今之發号令則不然。不問其當否。不窮其利害。一人以為是則發。一人以為否則革。變易頻繁。規條疊密。吏已不知所守。民安知所適從。



蘓式有言曰今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耳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方今之事得無近似于此乎故一事之施一令之下民輒曰是亦可不久而變而已泛然不以為意竟以布告為無信者也可勝慨乎平時輕慢如此一日緩急欲發大号令以鼓舞天下振作万民何以取信于人緩急之間無以取信於人國之危是為甚矣且今省察所下布告與正院号令併行非所以一源強本宜正院受其解文而後宣布如古制而凡政事沿革汰則之廢置必討論其事理講究其利害委曲詳定

深考其可行而後施之一施之則實踐以力行之則夫民知所奉守而号令始尊矣号令已尊矣而民信其上已信其上則何事不可為哉傳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可不慎哉何謂明賞罰以肅紀綱夫人主之所以取也者賞罰而已賞加有功故忠賢進罰施有罪故奸邪斥忠賢進則政事善奸邪斥則朝廷清故曰有功不賞有罪不刑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其斯之謂乎一新已未任賢使能以改紀其政割令編律以與民約束而政未全舉事未全備者何也非因賞罰不嚴明而群臣無所勸懲哉何以知其然今夫法



令備具律條纖悉而独行于鄙賤之間而不行推豪  
勢冢之間時有其罰不過免職或收贖是豈足以懲  
奸慝哉夫官吏為天子治事者其任可謂重矣任  
重則其責重職大則其勢大故官吏有罪其罰非下  
民之比也其任之也重矣責之豈得不切哉一新已  
未為官吏者不啻幾千百其間固不能無犯科作慝  
者而未知有伏法蒙罰以謝天下者也今日去官明  
日訕世及吐正議以掩己過輕薄之態尤可厭惡是  
為罰不明而法不行也而無知細民一拳手且則陷  
網羅註誤違過且不放過代言代書賣獄取罪聽察

訴訟待如罪人是非法之甚行於鄙賤邪夫罰始于  
上故上不偷賞始于下故下者勸是刑賞之所以馭  
世也而今如此事之不舉職此之由臣願明刑勅法  
其犯科作慝處斷無容而有忠善拔衆者非時超擢  
以聳動天下今風俗委頓不振非用不政之賞不令  
之罰則不足以振作矣一新已未政無古今惟善之  
行以無門地惟才之用相將無門賢俊得伸志而其  
間不能不生弊害苟不立風憲之官以振紀綱則不  
可救也昔者我有彈正漢有御史持風霜之威擅彈  
劾之權是先王之所以防微虞亂之深意也一新之



始立彈正臺與刑部並立已而兩廢而司法立矣刑法之事固無所墜不別立風憲之官則不足以使百官震懾有所顧忌也臣既又立彈正臺基古制以皇族為長官擇剛正忠直之人為之僚佐委以風憲之任附以彈劾之權使百官有所震懾而紀綱有所振肅也察省府縣別差置巡察彈正事得專達不管于該廳以彈劾非違檢察不法則各有所戒警而不為放縱之事是人主之所以馭也之大機也雖然法官以一身任眾怒孤立無助非人主厚保之則不能盡其任唐主有言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尔為反

所噬御史懲奸惡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奸慝所噬矣是以為人主任憲臣之法也右十條皆是國家之要務宜急宜先者然臣臨謂今欲俄施之亦未易為也何則以眾情渙漫上下無定志也故今日之急務莫若一人心欲一人心莫若定方向欲定方向莫若示天下之大勢以與其公憤鼓敵愾之氣臣聞普國宰臣昆須滿留玖者稱當世之人傑曾欲破佛國作佛主擬劍於普王圖以頒于學校教生徒曰今我國勢如此汝等不努力必為虜矣畜力積銳導養時晦卒破強敵擒佛主為城下之盟取威定霸



立希世之偉業。又聞當時魯國將圖亞西亞。常誨生徒曰：他年關我國之存亡者支那也。汝等以支那為意，勿忘焉。其用心實可謂偉矣。今神州形勢萬萬不如普之於佛魯之於支那，則其鼓舞振作當如何？臣願明白洞達，斷然示天下之形勢，使百姓知今日之國勢，以鼓舞其氣，振作其心，奮發蹈厲，有所卓立，則億兆一心，方向自定，智者致謀，勇者尽力，同憂國事，報皇恩也。其然則所為而成，所施而立，治化浹於內國，威溢於外，億兆浴聖代之恩，沃萬國仰神州之威，稜可企足而待也。是實今日之急務，伏願

陛下察之，惟之。臣生質多病，自幼嗜讀書，好觀治亂盛衰之跡，欲推之當世，以尽尊主濟世之心。今逢此時勢，不能奔走四方，以效犬馬之勞，又不欲樹黨分流，聚嘯遊議，心事落落，不知所為，竊自謂憂苦焦心，悲泣于私室，不若瞻仰皇天，啓潛鄙誠，万一清明有採其言，實望外之幸，且且使天下知朝廷受尽言之矣。若或犯觸忌諱，忽羅憲刑，是實命窮之日。因欲脩書以上于闕下，已而又謂今凡俗輕薄其上書建議者，不投時好以規世利，則妄吐高論以衒己名，臣豈無此心，而跡或疑似，不唯無益，有愧于心。執筆



而又浴者數矣。然一片惓惓之誠，竟不能自己。持書以進于魏闕者，所以感激陛下憂國愛民之聖意，報谷列聖深仁厚澤之洪恩，乃亦所以盡微臣義務之一端也。臣僻土輒生學淺識短，不足以知時務，其事理背當，措辭失宜者，伏願聖明幸赦之。臣望闕再拜，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明治七年八月

甲戌七月廿五日  
起草  
八月十三日  
燈下草了

臣湯本又彥誠惶誠恐昧死再拜

謹上



烏取縣賤臣湯奉又彥。誓首再拜謹奉書于  
左府島津公閣下。伏惟閣下明德精忠。憂國慨世。  
盡誠竭力。以照明大義。以鼓舞正氣。毛室於此。  
勃興大政於此。惟新天下。萬民得再仰天日之光。盛  
業偉烈前古。之所未曾聞。而報國之志。老而益壯。乃  
身登台司。親摠朝政。補翼。聖天子。屹然為國家  
之重。朝廷以是尊嚴。萬民以是寧處。外國強敵。  
以是不敢生侮慢之念。臣伏北海之濱。瞻仰盛筵。竊  
自刮目。以待治化。浹洽國威。振張之也。然一新之餘。  
受數百年之宿蔽。丁未曾有之改革。緩急先後之間。

措置變通之事。所係最大。誠宜慎重。烏然而臣愚竊  
不能無遺憾也。况今兵加于台灣。隙阨于支那。而國  
力未富。兵備未整。人心悵悵。不知所主。是實安危存  
亡之所決。其可危戒。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夫古之英  
雄之欲為大事。立偉業者。必先內立其大綱。以為之  
經紀。定其大略。以為之施為。故事率而不悞。軍敗而  
不悔。必成其志。而後已。何者。以內有一定。不易之謀  
也。故周宣之中興。有存友仲張。以治其內。漢高之創  
業。有蕭何。以治關中。孔明之出師。先論宮中。府中之  
事。裴度之討賊。先議去朝廷之朋黨。其內不治。則外



事不可得而為也。耳。今庶議無所決，人心無所向，人  
民怨畔，財用窮蹙，而輕欲開隙于外國。臣實懼之。雖  
然交際之所係，即國勢之所由輕重，其禦侮雪辱固  
不可緩矣。然而其本則在先正大本也。伏願閣下補  
佐聖天子斷然改紀大政，使振刷整頓，卓然有  
所立也。苟能廟堂正而大政立，綱紀張而士氣振，賢  
者在位，能者任職，而兇險迂愚者無所容於其間，則  
所為而成，所施而立，國力強盛，兵備充實，威稜之所  
加，敵國不攻而自服矣。夫兵者危事，國之存亡係焉。  
然侮敵恃勝為其大戒。今勝算定，應有在焉。然萬一

有蹉跌，不知何以繼之。臣頃竊聞閣下自持大命，數  
有奏疏論天下之大計，聞者皆無不渴望依賴。為大  
旱雲霓之思也。是臣所以不願迂拙，敢進愚說也。伏  
希閣下幸察之。臣北僻迂生，學淺才短，不足以識時  
勢，然頃伏讀議事憲法之大詔，深感激聖天  
子憂國愛民之獻旨，妄不自測，欲疏鄙見以獻于  
魏闕，晝夜勤勉，草稿方成，而偶聞停議事，望失思折，  
欲殘毀火之。然又自謂聖天子憂國愛民之獻  
旨如此其厚矣，而僅聞會議不聞，忽休而不上，亦非  
所以盡義務也。而方今之時，可聞以此言，獨有閣下



而已不若由閣下以上之且聞閣下以軍國多事力  
疾參朝以決定大事此實不可失之機也言事書  
一囊謹致之于左右迂文拙策知其可笑然一片惓  
惓之念終不能自己也閣下若以清閒辱賜一覽若  
有万一之可採伏乞傳達以賜施行焉非敢所望也  
唯閣下裁之于黷威嚴無勝恐縮之至

此書元欲托伊吹正健以獻于閣下而其發甚急  
約郵送而別及已成其封頗大以故欲由地方官以  
迄進達已而聞議事不閑遷延累日偶河崎真統東  
歸問事情聞左府公力疾參朝之事因又自思余  
草此書謂之何今而不上是自負心也而今可聞以  
此言者待有左府公耳不知由公以上之乃別草上  
公書偶有友人東行者托以進呈焉余與亡弟武彥  
自幼嗜讀書最重國體好觀治亂盛衰之跡及天下  
紛紜主唱尊攘之說固持正內治本之論而當時皆  
勇往猛進以為愉快以故其說甚不合又生質多病



不能別有所為也。爾來時勢一變，昔日之論，無復所發。而今又遇此紛紜，實仁人報國志士，盡忠之秋。余已不欲樹黨分派，以相煽動，又不能奔走執役，以效犬馬之勞。唯有當罄竭所學，以報万一耳。況

聖天子憂國愛民如此，其至矣。此事豈可得已乎？且武彥多年辛苦，其學方成，而不幸傷折志業，百不酬一。其悲憤殘憾，果為如何？余之為此，乃所以其遺志，使不埋沒也。因發憤竭慮，以草此書，迂又拙，策固不立，以動人。且其說尤非今時之所悅聞，其無益萬可知矣。然當此時，默默不言，實非所以盡義務。是余之

所以不憚忌憚，不願迂愚，敢上之也。若天之幸，而万一被採擇，豈余之幸，實天下之大幸。且草莽之士，將奮發蹈勵，爭盡忠誠，以竭諫爭之道。若或觸忌諱，羅刑憲，是實命窮之日。又謂之何？然至余之殉天地報神聖，而不負所學之志，則自若也。孔子作春秋曰：知我罪我，其在此書乎？余於此篇，亦云爾。聊書以俟他

日

九月二十日柳暗花明邸舍南樓病床書

芳邨 文彥草



難將世事附悠悠。正是存亡危急秋。血性攬成  
萬言疏。至誠欲在此。

神州

明治七年甲戌十月傳寫



